

大地上的秋天

自然心

魏振强

立冬已经一周了，但江南的气温仍然居高不下，秋意如同春潮一般正在大地上铺展，荻花在晨曦中飞舞，枫叶在夕阳中沉醉，孩子在风中奔跑，孤独的人在水边思绪万千。在有些人的眼中，这是一个绚烂至极的季节，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，绚烂至极即意味着凋零。乐也罢，悲也罢，秋天不管不顾，正向另一个季节深处蜿蜒而去。

这就是自然，该绽放时绽放，该枯萎时枯萎，虽然会被不期而遇的风雨阻隔，但终会找回自己行走的节奏。

自然，不仅是天地物理，还是心态，一个人热爱天空和大地，就会离大自然更近，他的生命也必将呈现更为自然的状态。有着一颗自然心的生命，最值得赞美、讴歌。

图片：林廖君

版式：伟东

秋日晚

唐玉霞

一脚踏进寒露，便是浓浓的一个秋。

也不过隔了几个村庄，田里的景象就分出早迟来。有的稻子割完了，稻茬立在田里，一场秋雨，几日秋阳，从枯黄的稻茬里又冒出青绿色。有的稻子还齐刷刷站在田里，也不是一户两户人家晚了时节，是一个村子的稻子都密扎扎着，身姿壮硕。比起早稻中稻来，晚稻更有气势。可不，天地辽阔，万物渐藏，倒是它们迎来了黄金时代。露水在稻叶上薄薄地敷了一层，在稻穗上却是挂成晶莹的点滴。露水也锁住了它们的气息，当太阳渐渐升起，暖暖地铺过来，收了露水，植物的清香和稻穗的醇香喷薄而出，将稻田笼罩住。从稻田边走过的人，那个挑担的货郎，摇着拨浪鼓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和女人们纠缠着，这会经过，没来由地深吸一口气，夸一声：“这稻子长得好，丰收。”

男人扛着锄头在田埂边站定，稻穗饱满结实，穗尖上已经金黄，穗尾上的稻粒还是青绿色，黄黄绿绿地累累垂垂，随时可以收割。来来回回地走上几遭，光脚上的力士鞋已经被打湿了。回家端起饭碗，说还有两日再割。昨天，他也说还有两日。女人在门口撒了把稻子，放出去啄了一阵子草的鸡们急急慌

慌颠着小碎步跑来。女人看着围在眼前的鸡，并不在意，做田，她信男人的话。

抬眼看看，蓝色的天空上，鱼鳞般的云彩鳞次栉比地排列。倏忽一队雁阵掠过。女人从披厦里拿出一摞竹匾，铺了毛栗子、芝麻来晒。将昨天归堆的毛豆杆子也摊铺开，顺手捡出瘪豆壳子，这是最后一季毛豆，连豆杆子都拔了回来。连着晒几天，豆杆和豆荚都晒得焦干干脆，拖到厨房晚上烧锅。干透了的黄豆收进锯了嘴的葫芦瓢里。到冬天，抓一把煨烂了，烧鸡，烧咸货，至不济，烧碗酱早早晚晚做小菜。

到底不是霜，太阳一出来，很快就干了。女人胳膊上挎了个篮子，去棉花地里摘棉桃。寒露不摘棉，霜打莫怨天。棉桃和毛豆一样，要摘几番才能摘完。棉花地里，稀稀落落的棉桃咧着嘴巴露出一口大白牙，个个都是笑模样。摘了半篮子，看看过几日还要摘一回才算摘净。棉桃堆在堂屋里，晚上吃了饭，一家人坐在堂屋里剥棉桃，这阵子，个个手指头都剥得漆黑麻木。

女人进进出出的，抬眼看到窗台上的柿子，太阳下晒得流出汁来。这是前些日家里孩子打了一筐青柿子，老娘吃柿子捡软的捏，这

青柿子已经啃不动了，于是将刷锅的篾把子拽出几根，插在柿子上，不多几日，硬得能砸狗的柿子们就红了，软了，软成一泡糖水一样。再太阳一晒，自己包裹不住，裂开了口子，糖水淌出来。

想吃软柿子的人已经不在。男人从田里回来，还会习惯地喊一声妈。没有人答应，才回过味来。老娘跟上一季的稻子一样，被时间的镰刀收割了。

下晚，女人挽了篮子，数了鸡蛋，抓了几把板栗，还有一包玉带糕一包红糖，到娘家去。娘家在一个村里，这也是不多见的，因为多是聚族而居，一个姓不开亲，时间久了成了惯例。但是亲大死得早，婚后妈做的主。当年种种待自己实在是有限，除了抵着脸的事，寻常也就不肯走动。继母坐草屋门口吃稀饭，真是稀饭，一吹三层浪，一吸五条沟。她亲儿子在隔壁住了三间瓦房，亮着灯泡坐了一桌子也在吃饭，各吃各的饭。弟媳妇看到，举着碗喊大姐来吃，兄弟看了一眼，屁股都没有抬，虽然是同父异母，历来不亲。女人也不多话，招呼一声走进草屋，一一将篮子里的东西放下，转身就走了。继母在小板凳上挪挪身子，动了动嘴巴，却没有声音。

天断晚得早，风凉飕飕的。太

阳落下去，只在天边余了一层琥珀色，亮亮地晃人眼。女人胳膊上挽了篮子，甩开步子急急走。家门口泻了一片昏黄的灯光，多是开了门，一家坐在堂屋里吃晚饭，捧着饭碗站在门口的人殷勤着，这个天也忙到漆黑？来我家吃饭。女人嘴里说不了不了，家里煮好了，等着在。脚下并不放松。空气中尽是草木晒了一天蒸腾出的气息，还有被风吹乱了脚步的炊烟，四处游荡。



唐玉霞，芜湖市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和张岱一起看雪》等散文随笔集。现居芜湖。